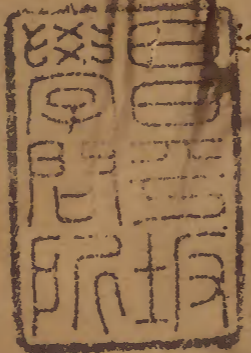


焦氏類林

五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三〇七一	一	四	八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號	冊
三〇七一	一	四	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71	
冊數	8 ( 5 )		
函號	303	76	





焦氏類林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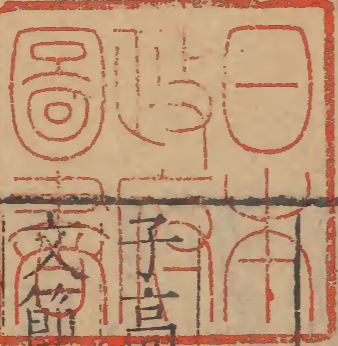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建業

焦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豪爽



子高遊趙與鄒文季節相善及將還諸故人訣既畢  
而巳其徒問之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也乃今知其  
婦人耳人豈鹿豕也哉而常羣聚乎孔叢子  
袁盎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  
劇子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謂盎曰吾聞劇孟



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毋死客送  
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  
有急扣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  
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  
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盜

傅介子年十四好讀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  
功異域何能坐事散儒

西京雜記

索勣字彥義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酒泉燉煌兵  
千人至樓蘭屯田召善鄯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  
斷汪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肩堤勣厲聲曰

王尊建節河隄不溢王霸精誠滹沱不流水德明古  
今一也勣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陳被仗鼓譟謹叫

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胡人稱神

水經注

馬援斬徵側傳首洛陽封新息侯乃擊牛醜酒勞饗  
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  
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欵段馬  
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羸餘但  
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  
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  
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



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

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  
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  
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亦然謝  
承後漢書

馬實曰幸生盛明之世免輓瓦之資託爲丈夫當建  
名千載不可爲空生徒歿之物穢天地之間同上

吳郡王閔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閔拔劍斫水罵伍  
胥風濤得濟同上

陳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

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  
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  
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  
床臥使客臥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  
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  
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  
何但上下床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  
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堵陽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真側水謂之白馬  
塞孟達爲守登之而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



更失之乎爲上堵吟音韻哀切有惻人心今水次尚  
歌之水經注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  
舞稍數迴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

桓南郡作詩或時思不來輒作鼓吹旣而思得云鳴  
鵠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曹景宗旣賚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  
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劈礮聲箭如餓鴟叫平澤  
中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  
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

至今來揚州作賚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  
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邑邑使人氣盡

習鑿齒與桓泌以才氣相推鑿齒罷滎陽郡歸與桓  
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  
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  
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  
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  
日撫乘躊躇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鬢裴  
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日瑣瑣常  
流碌碌凡士焉足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



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盛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想其爲人况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此一時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竝爲景行乎當時賞其風期後邁

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

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

晉載記

荀濟負氣每謂人云會楯上磨墨作檄文

劉裕次山陽聞何無忌敗績卷甲兼行將渡而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有天命風當自息若其天不助舟

覆溺何足爲怪卽命登舟舟移而風自息

三十國春秋

李苗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之請出長安諸葛不許太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嘗不咨嗟絕倒

高恭之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賢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

慕容儼少見潘樂長揖而已或勸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能拜人

宗慤答叔父少文問所志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王融爲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  
過朱雀航聞人爭路乃椎車辟曰車中乃可無七尺  
車前豈可無八騶

桓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  
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  
之伎何異犬羊乎

王斌初爲道人有才辯能唱導而不修容儀嘗弊衣  
於瓦官寺聽雲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惟僧正慧超  
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罵曰那得此道人  
祿藪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問名叙勳僧

正那得無隊父道人不爲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  
四座屬目

齊神武令諸子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  
須斬

王彥深不爲羣從所禮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奮每  
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王儉當朝蕭琛年少未爲儉識自負其才氣候儉宴  
於樂游乃着虎皮靴策桃杖直造其座儉與語大  
悅

周文育少時父使人寫蔡邕勸學及古詩遺之文育



不省曰但知有大槩耳誰能學此取富貴

楊纂每云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  
不沮人雄志

高昂與鄭巖祖握槊劉貴召巖祖昂不時遣枷其使  
使曰枷時易脫時難昂卽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  
有貴不敢校

高昂龍準豹頸姿體雄異少不尊師教專事馳騁每  
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  
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  
敖曹故以名字之

煬帝遼東之役麥鐵杖請爲前鋒顧醫者吳景賢曰  
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炙頰瓜蒂軟鼻療黃不差  
而臥歿兒女掌中乎將度遼呼三子曰阿奴備淺色  
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歿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惟誠  
與孝爾其勉之

來護兒幼卓犖讀書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  
飾孔武有力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爲國  
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事筆硯乎遂覽兵法曰此  
豈異人意也

李白見玄宗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



魚目珠 卷之五  
陳子昂初入京不為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  
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衆驚  
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  
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  
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  
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  
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

司空表聖甚爲王重榮父子所重嘗爲重榮作碑贈  
絹素千匹表聖致虞鄉市中人得取之一日都盡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

下衣服極敝命屈之與語大奇之曰以君才識必自  
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貺之客亦不讓登舟  
奴婢偃蹇者輒鞭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張徐州也  
幽閒鼓吹

歌者袁絢嘗從子瞻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壁  
一碧無際加江流傾湧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妙高  
臺命絢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歌罷公自起舞

任達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



桓譚新論

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  
 衛端木叔藉其先貳放意所好及病無藥石之儲禽  
 滑釐笑其狂而段干生以為德過其祖賜  
 東方朔為郎常侍中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  
 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練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  
 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  
 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皆以為狂朔曰如  
 朔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  
 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  
 官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楊王孫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十金厚自奉  
 養生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  
 反吾真必亾易吾意歿則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  
 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  
按西京雜記楊王孫名貴史失其名  
 鄭泉博學有奇姿而性嗜酒閒居嘗曰願得美酒滿  
 五百斛船以四時肥甘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  
 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  
吳志  
 鄭泉嗜酒臨卒謂其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  
 歲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阮嗣宗宏達不拘禮俗口不論事自然高邁兗州刺



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

魏氏春秋

阮籍嗜酒荒放露頂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

王隱晉書

伯倫肆意放蕩以宇宙為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鍾隨之云歿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

名士傳

王尼蚤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

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

謝安縱心事外疎畧常節每畜女伎携持游肆王坦之嘗以書規之安荅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為聊以自娛耳若潔軌迹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嘗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道未易為人

宋明帝文章志

陶潛性真率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容我醉欲眠君且去蕭恭從容謂梁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權興



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  
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放水肆  
意酣歌也

蕭介性高簡少交游惟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洽從  
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以比謝氏烏衣遊

沈慶之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則與  
馬爲三無人則與馬爲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

謝幾卿性通脫預樂遊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

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自

文宣賜陸法和奴婢錢帛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

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  
日醉一日病酒

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  
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  
反故紙乎

李行之臨終口授墓志以紀其志曰隴西先生行之  
以某年某月某日終於某所年將六紀官歷四朝道  
叶希夷事忘可否雖碩德高風有傾先構而立身行  
已無愧夙心以爲氣變則生生化日歿蓋生者物之



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樂於其間哉乃爲銘曰人生  
若寄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所是非言終而絕  
劉舍度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跌宕名高一時嘗云不  
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惟重目前所見  
李元忠雖居要任不以物務干懷惟飲酒自娛時欲  
用爲僕射或言其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操聞之  
請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  
宜勿飲

梁忠烈世子性愛林泉特好散逸著論曰吾嘗夢爲  
魚因化爲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  
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  
性吾之進退常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墮使吾終  
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世如脫屣耳

張融臨終與子書云吾生平行善自當凌雲一笑三  
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  
華經以吾平生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  
停閨閣

張天錫在北數游宴園池頗廢政事時有諫者天錫  
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  
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



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  
狡之徒若引伸觸類庶無遺漏矣

袁粲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爲丹陽尹郡南一家  
頗有竹石粲徒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  
得主人出笑語歡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  
袁尹又嘗步履白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  
飲明日此人謂被知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  
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陳暄嗜酒沈湎兄子秀憂之致書諷諫暄答云昔周  
伯仁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  
杯吾不以爲多吾嘗辭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以  
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  
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  
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何水曹眼不識杯鎗吾口  
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  
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  
無多言非爾所及

司馬消難因暇尋高季式酣歌留宿旦日重門竝關  
消難固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脇我邪消難拜謝請  
出終不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括消難頸更索



自括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乃皆脫車輪更留一宿

邢邵脫畧簡易有齋不居坐臥常在一小屋果餌之屬常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士無賢愚皆傾接對客或解衣擇虱且與劇談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閣爲犬所吠言畢輒撫掌大笑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無功荅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

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王無功求爲大樂丞吏部以

非流不許無功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歿其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歿無功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遂棄官去

韓朝宗爲山南采訪使謂孟浩然間代清律寘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奏挾與偕行先揚於朝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友生文酒講好甚適或日子與韓公諾而怠之無乃不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遂畢席不赴

王士源浩然集序

裴度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歿時至則行



裴令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  
未成軟碧池繡魚尾未長漢書未終篇爲可恨耳晉公  
遺語

司空圖預爲壽藏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  
或難之圖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  
何不廣哉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歲時  
村社會集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

馮惟一爲太常頗不得意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  
雖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卽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  
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絕

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伎樂殆以百數所得月  
俸盡散諸姬熙載敝衣苾屨作瞽者持獨弦琴俾舒  
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爲笑樂

右補闕正巳四十四致仕預製棺題曰永息菴置諸  
寢室人勸移之僻地曰吾欲見之常運死想滅除貪  
愛耳

李愚告人予夙夜在公不曾爛遊華胥國欲於洛陽  
買水竹作蝶菴謝事居其間菴中當以莊周爲開山  
第一祖陳搏配食然忙者難爲注籍供職

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間



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別  
獨存亦何足樂

子瞻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  
水無際淒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邪已而思之天  
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  
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  
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逕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  
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  
此可爲一笑

周公謹諸人邀趙子固各攜所藏書畫放舟湖上相

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旁若  
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艤棹茂樹間指林麓最幽  
處瞪目絕叫曰此是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  
數十皆驚歎以爲真謫仙人

慎伯筠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尊及  
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  
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  
河陽釋法常性英爽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即  
熟寢覺即朗吟曰優游麴世界爛熳枕神仙謂人云  
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



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蕩焉樂其可得而  
量也轉而入於飛蜚都則又蒙騰浩淼而不思覺也

寵禮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  
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  
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  
責吾禮毋乃難乎 說苑

范蠡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越王令工以  
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 國語

董仲綬知為儒臬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律是

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珪璧之敬 論衡

孝成帝翫弄衆書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又

以桓君山藏書多待詔門下時人語曰玩楊子雲之

篇樂于居千室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 財

帝嘗謂祭以可屬以重任從東巡守過魯坐孔子講

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

侮也

鄭弘為太尉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

見弘曲肱自卑明帝問知其故聽置雲母屏風分隔

其間由此為故事 謝承後漢書



肅宗詔黃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香後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迺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

王郎剛猛能解盤牙破節目考驗楚王瑛謀反連及千餘人事竟引入詰問無謬一見賜御筆墨再見賜佩帶三見除司徒西曹掾

陳留耆舊傳

馮豹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敕令

勿驚

范曄漢書

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

皆拜伏廷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焉令左右讓之對曰昔鄆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卽歛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顧謂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請爲諸君

坐分

河南尹羊陟知壹非常人明旦大從車騎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



太守者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問卿前在郡食鴈  
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  
不及帶屣履出迎接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  
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蔡邕才學顯著賢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聞  
王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座  
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  
章當盡與之

呂蒙病發孫權迎置所館之側所以治獲之者萬方  
時有加减權爲慘感欲數見又恐其勞動常壁瞻之

見少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喑夜不能寐  
病中瘳爲下敕令

吳錄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  
雅正明帝一日引於廣室慨然言社稷之臣欲無復  
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擬議辭避帝曰方  
與君善語復何事謙挹

羊元敬嘗詣謝混謝拂席易衣然後見之時康樂在  
坐退告宣遠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由此益知  
賀琛進見武帝語輒移晷省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  
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人呼之



史寧遣使詣周文請事周文以所服冠履衣被弓甲等賜寧語其使曰爲我謝涼州孤解衣衣公善始善終無損功名

後主晏東宮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卽手授譏後主幸鍾山開善寺召从臣坐寺西南松林下敕張譏豎義索麈尾未至勅取松枝手以授譏

陳書

韋綬在翰林德宗常至其苑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士鄭綱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妃蜀纈袍覆而去

唐書

王起文宗時侍講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卽以榜子寫對故起著口宣十卷

李訓講周易時方盛夏文宗命取水玉腰帶辟暑犀如意賜之曰如意與卿爲談柄

真宗祀汾陰召華陰處士种放不至問使者云臣到放所居適于草廳中看画水牛詔閱行在所得古画四十餘軸悉賜之

宋學士王珪召對藥珠殿設紫花墩命坐珪英宗挽詩曾陪藥珠殿獨賜紫花墩紀此事

企羨



趙咨拜東海相道經滎陽令曹暘迎謁不爲留暘送  
至亭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  
爲天下笑卽棄印綬還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爲  
時人所貴如此

張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  
客慕之自父黨宿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  
止黃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  
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  
山南遂有公超市

益州刺史董榮圖畫譙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

之曰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真鑒世盈虛雅明  
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  
是圖嗟爾來葉鑒茲顯模

益部耆舊傳

郭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  
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  
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  
在霄漢

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爲北海相欲其反郡敦請懇  
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倘  
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其蕃椽林木必繕治



墻宇以俟還向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尚  
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  
孔融深敬玄徒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  
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  
寔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  
之名臣又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  
高皆悉稱公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  
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  
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開廣門衢令容高車號  
爲通德門

袁紹一見玄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  
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

殷光小說

孔融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  
求採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  
劉備邪卽遣兵三千救之

吏部郎謝眺雅重江革嘗候革時大雪見革敝絮單  
席嗟嘆久之乃脫所着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克臥具  
而去

蕭允爲會稽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  
代之交爲詩叙意詞理清典



任昉爲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號爲龍門遊  
陶隱居深慕張良爲人曰古賢無比

張鏡少與顏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張靜  
默無語聲後顏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胡牀坐聽辭  
義清玄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叫

袁淑德候李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  
吾羞對軒冕

仲長子光隱居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王無功  
愛其真素徒與相近

白傳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酒塚前方丈之士常

成泥滓

賈黃中談錄

蕭穎士嚴酷異常有一僕事之十餘年穎士每加箠  
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僕曰我非不能  
他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與耳

仕宦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  
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  
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  
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  
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

韓詩外傳



西門豹為鄴令清冠潔意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韓非子

孔臧仲尼之後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為家乞為太常專修家業漢武遂用之孔臧集序

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竝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後漢尚書郎下筆為詔策出言為詔命其入直官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緞為之給帷帳通中枕大官供食物餅餌及五熟果實之屬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給指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

護衣漢官儀○沈佺期直宿詩大官供宿膳侍史護朝衣

鍾離意上書薦劉平等有詔徵之特賜辦裝錢楊震客居於湖不荅州郡禮命數十年眾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鸕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之服象也數三者法三



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馬融少而好學大將軍鄧騭召爲舍人棄遊武都會  
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  
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何者身貴於天下  
也豈以曲俗咫尺爲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爲

校書郎出爲南郡太守

融自叙

梁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  
登高望遠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歿當廟  
食如其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  
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竝無所就

崔烈入錢五百萬爲司徒於是聲譽衰減嘗問其子  
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對曰大人少有英稱歷  
位卿守論者咸謂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  
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  
鈞狼狽而走

御史大夫張忠辟孫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  
設儲待寶自劾去後署寶主簿廼徙入舍祭竈請比  
鄰忠使所親問曰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  
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例不爲主簿子旣爲之  
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對曰高士不爲主簿而



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文學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况主簿乎趙溫字子柔初爲京兆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

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歿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

蘇瓊幼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否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參軍

胡廣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竝爲三府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

魏何昌曰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權足相濟員缺則才足相代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車

劉靖爲河南尹應璩與書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



民之術日引月長

魏志

蔣濟遺衛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盧毓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

盧毓為吏部魏文謂之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

作餅不可啖也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

劉廙兄望之劉表從事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宜模範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見害

諸葛誕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亟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

魏志

舊儀侍中親省起居俗謂之執虎子始蘇則同郡吉



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為冗散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

魏畧

羊祜與弟書曰既定戎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二疏是吾師也

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山濤薦阮咸曰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

時 山濤啓事

阮修字宣子好老易能言理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

儲宴如也瑯琊王處仲為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嘗無食能作否修曰為復可耳遂為鴻臚丞

傳

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俎朝野憂懼以陸玩德望乃拜司空玩辭讓不獲乃歎息謂朋友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

殷深源被廢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流放之戚外生韓康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殷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

下



王子敬辭中令帖云民志不慕高情不念榮惟欲離  
今任耳餘無所擇王懷祖先輩名流作此職可謂僉  
允桓宣武窺尚書門猶言此中無人固知當之未易  
也

何偃爲吏部尚書劉瑀圖侍中不得二人從郊祀偃  
乘車在前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車何疾曰牛駿馭  
精所以疾耳偃謂瑀曰君馬何遲瑀曰騏驥羅于羈  
絆所以居后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曰一蹙自造青  
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王晞苦辭侍中或勸勿自疎晞曰我年少以來閱要

人多矣克詘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  
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  
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李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  
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賦詩末章曰人亦有  
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  
然武帝忿之免密官

張普惠爲諫議大夫任城王澄謂曰不喜君得諫議  
喜諫議得君

齊王罔辟張翰爲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



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顧憲之爲吏部郎中其祖凱之嘗爲吏部於庭中植嘉樹曰吾爲憲之植耳後果爲此職

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伯乃復低頭入中耶所住齋前有嚮所種花草甚美惠開悉令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

沈嶺之令丹徒不事左右以浸潤繫上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齊高召問復何所陳對曰臣坐清所以獲罪帝曰清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謂誰嶺之舉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郎皆是

張懷拜太常自謂閒職輒歸家齊武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旣富貴那得復委去懷曰陛下御臣若養馬無事就閒殿有事復牽來

卞延之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覲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幘耳卿乃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南齊柳元伯之子五人皆領州五馬參差於亭

殷文圭啓



荀家門內羅列入龍  
柳氏亭邊參差五馬

何尚之在選日有一人求為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敝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時顏延之在坐笑語尚之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天何疑焉當時以二公為名言

劉孝標云余與馮衍有三同敬通值中興明君終不試用予值英主亦擯棄當年一同也敬通雄才冠世志堅金石余雖不及而節亮慷慨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身操井曰予有悍室亦令家道轆軻三同也謝晦謂顏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太守今

卿又為始安所謂二始

劉孝孫博學通敏而仕不遂常歎曰古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書籍安耳

常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

魏愷積年沈廢遇楊愔於道微自陳愔曰發詔授官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喑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乃除霍州刺史

魏愷辭青州長史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



朝廷爲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  
荅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曰何慮無  
人因放還

檀珪求祿不得與王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乃  
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媾帝姻而令子姪餓死書牘十  
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暴腮蟬腹龜腸爲日已  
久饑彪能嚇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爲落毛

王僧虔爲尚書令作飛白書題省壁曰圓行方止物  
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  
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爲座

右銘

文帝召王敬弘子恢之爲秘書郎敬弘爲求奉朝請  
與恢之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  
欲使汝處不競之地

王秀之爲晉平碁年求還或問其故曰此郡沃壤珍  
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  
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  
求歸

劉善明嘗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清子孫楷式足矣及  
累爲州郡以母在北頗贖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曰



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因以贖母母至清節方峻

張融與從叔永書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闕守應得之不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袁淋不附劉湛大相乖忤袁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尋以病免官

陸徽九綜州綱三端府職皆幕官也六朝稱府幕曰府端州幕曰州端節度幕曰節端憲司幕曰憲端

元日冬至大朝百官已集而宰相方至列燭多至數

百炬謂之火城宰相火城至則衆皆滅燭以避之國史

補

賀知章拜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時源乾曜與張說同在政府乾曜問張曰賀公久著盛名今一時兩命足使學者光耀然學士與侍郎何者爲美張曰侍郎爲衣冠之華選非望實兼美無以居之然非往賢所慕學士懷先王之道爲縉紳軌儀蘊揚班之辭彩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實爲最張嘉貞生延賞延賞生弘靖三代掌書命皆在台座前此未有楊巨源贈詩曰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



時稱其能與張家說門戶

歐陽彬爲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爲二千石作詩飲酒爲風月主人豈不佳哉構机

韋思謙進御史大夫性蹇諤見王公未嘗屈禮或譏之曰耳目之官固當特立鵬鸞鸚鵡豈衆禽之偶柰何屈以狎之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君先白大夫而言則彈大夫當白誰也

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淵明

孔若思嘗謂人仕至中郎足矣及遷庫部郎乃置一石止水於左右示止足之意

柳子厚在永州吳武陵遺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

楊嗣復進門下侍郎建言宜省官屬文宗言無乃滯才乎嗣復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秕滓菁華乃出



范質年二十舉進士時翰林學士和凝權知貢舉凝平生以宰輔自期登第姓名在十三及覽質文知其非常亦以爲第十三人場屋間謂之傳衣鉢後凝既登庸不十年質亦大拜

范純夫言曩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立朝矣

容語

夔夔子山嘗語人曰天下事皆宰相所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吾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

元史

棲逸

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於路呼牧者取之牧者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類君子而言野也有君不臣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吾豈取金者乎季子知其賢請問姓名牧者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哉

韓詩外傳

楚王遣使騁陸通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於是夫負金甌妻戴絰器

游諸名山食桂櫨實黃菁子隱蜀蛾眉山

高士傳

盧遨遊玄關在北海至蒙穀之土見一士深目而玄準渠頭而爲肩軒軒然迎風而舞顧見遨慢然而下其臂通乎卑下遨往視之方卷龜殼而食蛤蜊遨曰



傲少好遊背羣離黨觀於六合之外夫子可與傲爲  
 友矣若士傲然笑曰我方南遊乎罔罫之野北息乎  
 沈默之鄉西窮冥冥之里東貫鴻濛之光其外猶有  
 沈沈之泥下無地上無天吾能往來于處矣吾與汗  
 漫遊於九垓之上乃舉臂聳身入雲中遨仰視曰吾  
 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  
 遠不亦悲哉

淮南子

南山四皓者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東園公也秦  
 世道滅德消坑黜儒術於是退而作歌曰莫莫高山  
 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

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崔琦四皓頌

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  
 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李少君臨淄人也少好道入山采藥遇安期先生求  
 隨奉給奴役便聽師事之安期將少君東至赤城南  
 之羅浮北至太恒西游玉門周流五嶽觀看山川如  
 此數十年

盧元明侯山記曰漢有王玄者隱於此山景帝再徵  
 不屈就其山封侯因以爲名

宋之問侯山詩王玄拜  
 隱侯荆公草堂懷古詩



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宰堵波他日隱侯身亦老爲尋陳迹到烟蘿用此王氏事○河南志

梅福曰生爲我酷形爲我辱智爲我毒身爲我桎梏乃棄官隱洪崖及玉笥山

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遊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

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嘆曰楊子雲誠知人

王貢龔鮑傳序

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竝避時亂隱居西山人名其居爲五大夫城光武卽位封爲五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二館之城澗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煙披薄觸可棲情方外之士尚憑依舊居取暢林木

水經注

安帝以玄纁羔幣聘周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



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守東岡之陂乎爨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迹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

桓帝嘗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画工圖肱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惑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實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國冀寵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起聘士姜肱爲犍爲太守肱告其人曰吾以虛獲實蘊籍聲價盛明之際尚

不委質况今政在家哉遂乘桴浮海莫知所之

風俗通

陶淡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

周磐居貧養其母儉薄不克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及母歿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嗇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吾親已歿矣從物何爲遂不應延叔堅著作東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越雋太守李文德素善叔堅語羣公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柰



何屈千里之足欲令薦引之叔堅爲書止文德曰夫  
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  
雖篤所未敢當吾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  
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  
逍遙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  
盈耳煥爛兮其溢目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  
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  
軀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  
於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  
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

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慚赧如此而不以善止恐如  
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後遭黨事禁錮卒  
於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廟

鄭次都去吏隱居蟻陂之陽與同郡鄧敬折芟爲坐  
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葺門琴書自娛  
汝南先賢傳

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  
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  
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

三輔決錄

陳留老父見張升與友人班草而坐相抱而泣趨而



過之植杖太息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  
 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後漢逸  
 民傳  
 仲長統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  
 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上居清曠以  
 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  
 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  
 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後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  
 無苦身之勞良朋萃至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  
 則烹豚羔以奉之躑躅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泉追涼  
 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

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  
 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  
 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  
 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  
 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世莫知焦先所出或言生漢末無父母兄弟見漢衰  
 乃不言常結草為廬冬夏袒露垢汗如泥後野火燒  
 其廬先因露寢遭大雪袒臥不移人以為成就視如  
 故皇甫謐高士傳○或問焦先於皇甫士安士安曰  
 曠然以天地為棟宇闔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  
 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  
 不足以回其顧眇乎與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以來



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能測量哉○陸雲焦生頌焦生卜居在河之東皓襟解帶嘉卉結容願神太素淑思玄冲在彼黃堂明道固窮

孝然嘗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羊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或忽老忽少魏伐吳有竊問者孝然不應謬歌祝劔祝劔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為殺牂羊更殺殺魏軍敗人推其意牂羊指吳殺魏指魏也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

許子伯嘗與友人言次因及漢無統嗣幸臣專朝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伯哭世秦子敕少有才學屢辟辟命同郡王商勸令仕云貧

賤困苦亦何可以終身敕荅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宓得曝背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為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身安為樂無憂為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賢矣斯乃宓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蜀志

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都之圭里里人化之斑白不負戴男女不錯行弘嘗為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之仲元曰本不官之



管寧少恬靜常笑邴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為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魏畧

明帝徵管寧辭不就詔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為守節高乎審老疾疴頓邪喜上言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出入閨庭能自拄杖不須扶持四時祭祀輒自力強加衣服着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

魏志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窖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

魏氏春秋

張廌隱居願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為屋居王右軍聞而造之廌避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為竹中

高士

永嘉郡記

許邁字叔玄清虛接真遐棲表志所在往而不返故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為世外之交

道學傳

王右軍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徧采名藥不遠千里游東中諸



郡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歿

王逸少與人書疾患經月兼焦勞不可言迎集中表親踈畧盡實望投老得盡田里骨肉之懽此一條欲不謝二疏而人理難知患此不知小却得否真疾患差末秋初冬必思與諸君一佳集排棄無益快共爲樂欲以少日補頃者之慘戚也

逸少與謝萬書曰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願養閒曠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宴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嘗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

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逸少與人書頃小差欲極遊目之娛而吏卒守之可歎東陽花果自小可何日得卿諸人

米氏書史

張忠隱于泰山冬則緼袍夏則帶索食用瓦器鑿石爲釜端拱若尸不事琴史鑿地爲窟以居弟子皆效之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符堅徵至長安賜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一見而還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奈何及關遂卒謝玄與兄書居家大都無所爲正以垂綸爲事足以



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  
 索襲偉祖虛靜好學不應州郡之命太守陰澹嘗造  
 焉經日忘返退而歎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而  
 目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  
 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  
 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  
 高遠莊生之不顧蔑以過也遂諡爲玄居先生

劉子驥志在棲遯桓車騎請爲長史劉固辭車騎因  
 到其家劉於樹條桑曰使君旣枉駕光臨宜先詣家  
 君車騎乃造其父父命劉然後還拂短褐與車騎言

話父使子驥於內自持濁酒蔬果供賓車騎敕人代  
 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便非野人之意車騎慨然  
 歎美至暮乃退

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  
 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  
 之主簿張玄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終於家

湯記

謝康樂與廬陵王牋會稽旣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  
 並多居之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純之隱約  
 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續我先業浙河之  
 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旣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



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宋纖少有遠操沉靜不與世交居於酒泉南山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時太守楊宣画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鏡鼓造焉纖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竒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陶元亮遺子書曰每以家敝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旣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媿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窻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踈緬求在昔眇然如何

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嘆曰林稻已秀翠色



染人時剖曾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文人矣淵明別傳  
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  
斛視如瓦石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行動幽祇德  
標松桂引為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

王僧達禮致褚元璩停郡信宿丘珍孫與王書曰聞  
褚先生出居賢館此子滅影雲棲抗高木食有年載  
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  
閶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人餐糲之士乃可暫致  
不可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  
日斲紆清塵亦願助為辟說王荅曰褚先生從白雲

遊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孫或使華陰成市而此  
子索然惟朋松石介於孤峰絕頂者積有年歲近故  
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薜蘿若已窺  
烟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辟

王敬弘所居舍亭山林澗周環備登臨之美時人謂  
之王東山宋文帝嘗問為政荅曰天下有道庶人不  
議上高其言

頽延之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  
其為適倘若無人

何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耶雲門寺後遷





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卽林成樓因巖爲堵別  
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  
齊高卽位遣王杲之以手敕喻何胤并徵謝朓杲之  
之先至胤所胤恐朓不見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  
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書出就席伏讀及杲之從朓  
所還問胤以出期胤知朓已應召答杲之曰吾年五  
十七月食四斛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  
能答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拜表留與我同遊邪  
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  
何必有例

初胤二兄求點竝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  
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雖異克終皆隱世  
謂何氏三高

何點或乘柴車或躡草履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時人  
謂之通隱在法輪寺竟陵王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  
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梁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  
召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徵爲侍中  
點以手持帝頭曰乃欲臣老子邪辭疾不起

陶弘景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盤桓不



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  
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此難立直恒欲就之  
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  
豈惟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

陶隱居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  
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陶弘景止於句容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  
卽以隱居代名築三層樓自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  
客居其下與物遂絕

梁武數徵弘景弘景畫兩牛一散放水草間一着金

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學曳尾之  
龜豈可復致

蕭大園是簡文子神情俊悟江陵平入魏大見知遇  
深信因果心安閒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  
漏網桂冠懸節慮吾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  
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  
夫閭閻有優游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  
留侯追蹤於赤松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况乎  
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  
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



集賢堂  
卷之三  
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臯築蝸  
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織  
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  
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窓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  
而看灌畝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  
可克絰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  
志畜鷄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  
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淚歲時披良  
書探至贖歌纂纂唱嗚嗚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  
自遠揚摧古今田畷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

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脰就羈  
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  
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  
嗟乎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量實不願之執燭  
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擎跽曲拳四時如流俛眉  
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仲尼  
恥之

梁邵陵王以書一萬卷付馬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  
徧乃喟然歎曰吾聞賢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  
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



魚尾卷之五  
卷之五  
四九  
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萬論亦各從其好也此求  
志之士望途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  
甚乎乃隱茅山有終焉之志

朱百年少有高情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采石  
爲業以樵若置道傍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  
人稍怪之積久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多少留  
錢取樵若而去或寒雪樵若不售輒自榜船送妻還  
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采三五尺好  
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談玄理往往有高勝之言

謝謙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

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皓月

孔珪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  
曰欲爲陳蕃乎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  
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  
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慙色

明僧紹隱於攝山高帝謂其弟慶符曰卿兄高尚其  
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徑路絕  
風雲通乃賜竹根如意筓籜冠

沈麟士苦無書因遊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  
亦何人哉遂歸鄉不與物通或引之仕荅曰魚縣獸



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損作玄散賦以絕世

張永為吳興請沈鱗士入郡沈聞郡後堂有佳山水乃往停數月張欲請為功曹使人致意沈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歿爾

阮孝緒嘗與范元同徵不起袁峻語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懷栖遁耶孝緒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聞山林

為仁由已何關人世

高士傳

阮孝緒所居以一鹿牀為精舍竹樹環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則邇其人

甚遠

阮孝緒著高隱傳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為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為中篇掛冠人世棲心塵表為下篇中篇惟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歊劉訐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耶對曰所謂荀君雖幼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歊訐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亾訐兄潔錄其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魚尾類本 卷之五  
三十一  
眭夸少與崔浩為莫逆交浩為司徒逼召之不得已  
入京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  
利浩每欲屈以位竟不能發言後遂投詔書於夸懷  
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  
也吾便求別

宗測少靜退不樂人間豫章王凝徵為叅軍測荅云  
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欲遊名山廼掛其祖所画  
向子平圖於壁上齋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  
測長嘯不顧遂往廬山止祖舊宅其辭侯子響贈遺  
曰少有狂疾尋山采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

形而衣薜蘿澹然已足豈容常此橫施又善画自圖  
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臥對之

高士傳

宗少文好山水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室衡山以  
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覩惟澄懷觀  
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  
操欲令衆山皆響

庾詵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

高士傳

後魏郭瑀字元瑜少有超俗之操精通經義多才藝  
善屬文谷隱鑿石而居張天錫以蒲輪玄纁備禮徵  
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直獨遠心與至境冥



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茲遣使者虛左授綏使至元瑜指翔鴻示之曰此鳥安可籠哉

仲長子光字不曜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為業人莫之知也汾陰生游河渚一見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來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寓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請道者劔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王仲長先生傳曰文中子薛收問仲長子光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

太平獨能成其天

王績嗜酒不任事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

元德秀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垣墻局鑰歲饑日或不舉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房瑄每語人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陸羽上元初隱居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不得意或慟哭而歸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晴夏晚雲中秋



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階急雨各製  
一銘 清異錄

王摩詰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  
奉佛居常蔬食不茹暈血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  
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  
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日飯數十名僧以玄談  
爲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酒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  
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亾不再娶三十年孤  
居一室屏絕塵累

摩詰與裴迪書曰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

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  
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  
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  
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踈鍾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  
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當待春中  
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鰓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臯  
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儻然從我遊乎 摩詰集

王維輞川林下坐用雷門四老石燈滅則石中鑽火  
事畧

李長源嘗語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第宅皆非所



欲收復京師後得枕天子膝睡有司奏客星犯帝座  
一動天文足矣 李泌別傳

天隨生宅荒少墻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盃  
案至夏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責僮兒采掇人言千  
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爲具以飽君君獨  
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賢遺言何自苦如此天隨生  
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邪  
陸龜蒙別傳

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築室越州東郭茨以  
生艸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櫻屨每垂釣不設餌恙不  
在魚也陳少游表其居曰玄真坊爲買地大其閤號  
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構之號大夫橋  
陸羽嘗問孰爲往來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  
諸公共處未嘗少別又語顏真卿曰願爲浮家泛宅  
往來苕雪間

樂天云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  
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  
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泊布衣家以宴遊召者  
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靈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  
爲之先拂酒壘次開篋詩酒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



集賢堂  
卷之五  
秋思一遍

白氏長慶集

樂天廬山草堂記云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  
張儒道佛書各數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  
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  
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  
知其然而然

醉吟先生宦遊三十載將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  
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舩具體而微與嵩  
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  
夢得爲詩友皇甫朗之爲酒友每一相遇欣然歸

李建勳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營別墅於山中放  
意水石或謂曰公未老又無疾遽爲此舉欲復爲九  
華先生邪荅曰吾平生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  
知不壽欲求數年間適耳

子瞻云元豐六年十月十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  
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  
亦未寐相與步於中庭庭中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  
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  
吾兩人耳

東坡集

蘓子美答韓持國曰比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應接



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  
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窓羅列圖史琴樽  
以自娛有興則汎小舟出盤閫二門吟嘯覽古於江  
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尊鱸稻蟹足以適口又  
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家有林園珍花奇石曲池  
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

蘇子美集

### 遊覽

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蒟騮而左騾耳  
右驂赤驥而左白縻主車則造父爲御商肩爲右次  
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桓

天主車參伯爲御奔戎爲右一日行萬里

太史公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  
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  
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學鄒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  
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匡廬衆嶺中第三嶺極高峻人所罕經也太史公東  
遊登其峰而遐觀南眺五湖北望九江東西肆目若  
涉天庭焉

遠公廬山記

李固與弟書固今年五十有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  
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



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其八欲類此子矣  
 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  
 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綠岸菱芡覆水是游燕名  
 處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  
 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襄陽記

焦光仲遜共游陸渾時春和景妍遜謂光曰冥冥花

樹攬人離思

唐詩飛花攬獨愁

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  
 嘗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  
 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

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  
 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若  
 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鄒說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日洗盡五年塵土腸  
 胃欣然倚驂臨水久之乃去

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

續晉陽秋

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  
 游集肴饌亦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此  
 屑意

安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



夷何遠

車胤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温在荊州取爲從事一歲至治中胤旣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公遊集之日常開筵以待之

續晉陽秋

陸機在洛忽思齊東頭竹篠之飲謂劉寶曰吾鄉思轉深矣

語林

謝靈運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及知靈運乃安又要太守使進琇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

### 易山行

劉歊隱居求志尤愛山水登危履險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

劉訐嘗着縠皮巾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閒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遇者皆謂神人

李白登華山落鴈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携謝眺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

甲秀堂帖



柳子厚云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羊元居山當戶山峯竒秀每據胡牀終日笑傲或偃臥謂客曰此翠屏宜晚對爽人心目顏魯公名其山

為翠屏

東坡集

劉伯壽洛陽九老中一人也築室嵩山下每登嵩頂回則於峻極中院投筆記歲月捐館之年題云余今年若干歲登頂凡七十四次矣精力雖疲心未足也王輔道學士與其孫之靜游嵩至峻極中院作一絕

句云爛紅一點出浮漚夜坐嵩峰頂上頭笑對松窓

談祖德當年七十四回遊

朱弁風月堂詩話

子瞻云元豐二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藍輿則日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出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入靈石鳴得支徑上風篁嶺憩於龍井亭酌泉投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



始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子瞻云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上松杉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忽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厭焉問於習廬山者曰雖茲

山之勝棲賢蓋一二數矣

子瞻云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輶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

子瞻云暮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竒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回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



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  
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子瞻言嶺南氣候不齊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  
天佳月卽中穉不須以日月爲斷也今歲九月殘暑  
方退旣望之後月出愈遲予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  
客遊豐湖入棲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逮曉乃  
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古今絕  
唱也

張子偉少不婚宦得刁景純廢圃結茅齋居焉嘯傲  
長松修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湖湘山川之盛杖  
策獨行登廬阜泛彭蠡絕洞庭南至衡山數年而返  
所過雖兔迹鳥道人迹所不及必窮搜極覽以盡其  
意隨輒疏錄名之曰山水漫遊記

天台丁仲容寓居金陵城北家有園亭之勝古檜列  
植左右蒼然晚歲盤桓於冶城龍河之間詩必因酒  
而作引觴揮毫若不經意而語率高飲至半酣詩語  
益竒而先生亦積然醉矣

傷逝

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  
我



范巨卿式先與張元伯友式爲郡功曹時元伯寢疾同郡鄧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非友而何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友也居頃之卒式忽夢元伯玄冕垂纓履屣而呼曰巨卿吾友當以某日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馳往赴之未到而喪已發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停柩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此必范巨卿也

巨卿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歿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乃得前

孔融與蔡邕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孫子荆除婦之服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羊曇少爲謝太傅所知太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此西州門也羊悲感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



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桓玄作王孝伯誄曰川岳降靈哲人是育旣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亾邦國喪牧于以誄之爰旌芳郁

王規歿昭明太子與湘東王令曰王威明風韻道上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後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悲信非虛說

任昉卒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于盤悲不

自勝

張融仲兄緒亾融齋酒於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崔浩歿賈夸爲素服受鄉人弔嘑經時乃止歎曰崔公旣歿誰能更容賈夸

魯廣達爲陳將被執憤慨而卒江總撫棺慟哭題其前和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歿不作負恩生

李士廉終於家趙州士女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歿而令李參軍歿乎



宗炳妻羅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亡後炳哀之過甚  
既而輟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分  
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

孫璉亡後江總爲其誌銘後王又題銘後四十字遣  
左民尚書蔡微宣敕就宅鑄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  
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  
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咸以爲  
榮

柳弘博涉羣書辭彩雅贍與弘農楊素友善柳卒素  
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修

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  
爲士友痛惜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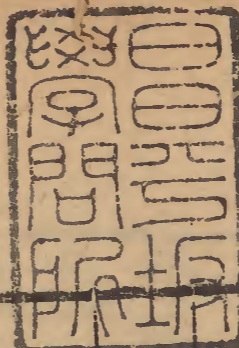
雷宣徽有終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  
貪夫之鈎餌橫戈開邊枝劔討叛歿生食息之不顧  
及其歿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江鄰幾云胡翼之凶計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  
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師喪給二日  
假近時無復此事

子瞻云昔劉原父酒酣誦陳季弼告陳元龍語因仰  
天太息此自原父舒其胸中磊塊之氣吾嘗作詩云



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記原父語也原  
父沒尚有貢父在每與語差強人意今復歿矣何時  
復見此偉人乎



焦氏類林卷之五



